

宋經略書錄
全

奎章閣圖書

冊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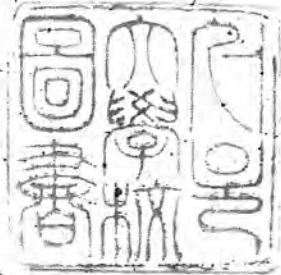
分類記號

圖書架號 1039

一部冊數 1

內分番號

서울대학교



經略以下文官各衙門

宋經略應昌號桐岡杭州右衛籍仁和縣人也中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二甲進士由給事中累官山東
巡撫大理卿工部侍郎壬辰年以兵部右侍郎右僉
都御史來督禦倭軍務癸巳年三月渡江駐札安
州四月十八日倭賊自王京遁歸經略督令

李提督追擊勦殺又移咨于我令將官等協同

天兵追勦提督終不肯從經略乃令副總兵劉綎
督眾往擊之綎自林畔領兵馳進經略恐綎壓

於提督不得自由又使貧畫負外劉黃裳同往
視師綈往駐嶺南審知賊勢亦不進兵經略甚
言提督依違老師之罪及提督回到定州見經
略極言伊賊不可輕之狀經略洽然信之其論
議遂與膺合始倡講和之論反甚於提督我國
屢請進兵則輒發怒不聽時我國

上本言及晉州陷於賊本國將官民兵死者無美
經略見而力止之曰

天朝方約和而賊先陷徐國晉州朝議亦執異同
若見是奏則必生他論此一款宜亟刪改又移

咨我國極言和議之是進兵之難已而
上本以為賊悉奉

天朝約束大局已完請撤兵回還乃於九月渡江
回去經略性倨傲待我國人甚無禮又好誇已
功當初只到安州而乃於奏中稱親詣平壤其
欺慢如此我國差陪臣黃璉賚奏以為倭賊屯
據東邊七八邑經略在廣寧見而大恚曰寧有
是理耶攔止之不許前進既回朝給事中許弘
綱劾其主和之非遂致仕回籍經略初欲進戰
竟為提督所誑一力倡和至以為倭賊無一名

在朝鮮境終則執我國輿地勝覽內有三浦原
住倭戶之說以為辭迄以自敗後以收復王
京功陞右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戶經略回家
著復國要編六卷盛言已功又極詆我國仍載
三浦倭戶之說於其中誣稱我國海上有原住
倭戶欲以眩惑人聽末端乃載許頊賚去奏本
以為朝鮮亦請和以自文飾云

顧經略養謙號冲庵南直隸揚州府通州人與
宋經略同年進士累官為遼東巡撫壬辰年起
復為兵部右侍郎癸巳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

總督薊遼代宋經略為經略防海禦倭軍務時
宋經略李如松俱見養謙極言伊賊勢大可以
計退不可以戰勝養謙從其議甲午年我國差
陪臣許頊奏倭情反覆和不可恃之狀養謙止
頊等不許前進即遣叅將胡澤賚我國令改奏
姑請講好我國不獲已改本付頊奏

聞養謙亦

上本極陳東賊情形且乞解軍務言者亦論其主
和是年五月養謙回部管事以孫鑛代之

孫軍門鑛號月峰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忠烈

公燧之孫禮部尚書陞之子萬曆二年甲戌會
元二甲進士累官文選郎中太常通政山東巡
撫刑部左侍郎甲午九卿會議東事鑛陳三策
以爲朝鮮不自振

天朝經理其國屯守教鍊一如

天朝之法十年無效至二十年三十年期於滅賊
爲遠策調添遼海兵餉專守鴨綠賊至則出兵
渡江迎擊之勿令犯 上國境爲久策輕信賊
情許和姑息爲目前之策廷議蹕之遂以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養謙爲經略及其出

來則別無建置外爲討賊之言而其中則陰主
和謀矣是年冬以遼左軍功陞右都御史丁酉
春因事回籍聽勘

邢軍門玠號崑田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中隆
慶五年辛未科三甲進士由御史累踐河南山
西甘州陝西兵臬歷大同巡撫川貴總督丁酉
代孫鑛爲經略十月渡江來性寬和與人言恂
恂長者臨事少斷凡軍務一委楊經理拱手領
可而已島山之役南將咸咎經理至請奏各軍
門不從戊戌夏資畫主事丁應泰

上本誣參經理本國差議政李元翼賚奏申救軍
門時自遼東再來見元翼於鳳山密語之曰楊
公力擔東事反遭非情之謗陪臣之去正當機
會可亟往申 奏毋悞及應泰又參軍門之失
軍門無幾微色終不與相較本年冬督四路提
督一時進兵時關白已死賊諸將俱無固志見
天兵四下各自先搬行李以待及 天兵壓臨則
東路之賊先撤回而中路則 天兵失利西路
則劉綎故縱之只陳璘捷於海上於是軍門以
勦滅賊衆 上本稱賀仍留經理萬世德及監

軍按察杜潛提督李承勳等以為善後計以己
亥五月渡江西去軍門在我國別無擾害之事
持身簡重不與下官昵接旗鼓張九經以下不
敢可否於其間有事則唯與戴中軍相議臨去
要我國為己立生祠及銅柱紀勳我國為創祠
於大平館西

御書再造藩邦四字以揭額又於釜山海上立碑刻
文頌功焉

楊經理鎬號滄嶼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中萬
曆八年庚辰科三甲進士由御史為永平兵備

僉事陞遼海分守叅議擊虜有功陞叅政丁酉
年倭賊再犯我國

天朝大發兵討之以公為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
軍務未至之先移咨我國招戶兵工三曹判書
來聽分付兵曹判書李恒福工曹判書申點戶
曹叅議柳思瑗等見經理於鎮江城則經理曰徐
國軍餉見儲者幾石軍額見存者幾名某處城
子可守而某處可築城俱以不能的知為對經
理笑曰問兵而兵曹不知問糧而戶部不識我
奉

皇命來幹東事而徐國該官俱若是不明白何以
幹得事耶及渡江嚴為鈐束所過地方絕無擾
害之事日食菰菜皆出銀買辦接伴使李德馨
還納銀子請曰老爺為我國出來一菜之微安
敢煩命而取辦耶經理曰我已

上本稟行不要撓改及到平壤移文于本道巡察
使韓應寅及海運檢察使柳根處催趲糧船一
齊運到軍前先差標下指揮甯國胤留 王京
探本國事情以報國胤張皇辭說言我國於訓
兵峙糧等事俱不着實施行且寇至則無固計

經理卽具本 奏知時賊已破閑山三路來侵南原失守楊元走還提督以下皆悵退志經理決計進駐 王京則門下官皆勸經理勿輕進經理不從倍日馳到軍情乃安已而賊敗於稷山引還經理遂親率大軍先攻清正於島山躬擐甲胄上陣督戰初破太和江賊壘遂圍島山城險不能猝拔過十餘日會天雨士馬凍疲遂引還經理號令太遽軍無愛者及是役也冒雨圍城怨咨益興其發還安康也令旗牌官持令箭欲止浙兵留永川則浙兵折令箭投諸地不

顧而去到安東馬兵散捨村閭民甚苦之經理分遣旗手及通事拿致馬兵五六十人斬一人以徇諸軍少戢經理分擺盧得功茅國器之兵於星州李芳春牛伯英之兵於南原以備不虞自還京城仍送麻提督于安東申飭各營以待秋間三路齊舉先是浙江遊擊陳寅標下中軍周陞為人狡詐島山之戰經理拿致重棍陞銜之因南兵之怨訴於丁應泰曰島山之役經理遺棄資糧器械無算 天兵死者甚衆而悉匿之以軍中帶來雜役及買賣人等頂補其缺且乾

沒頂補亡軍及乾沒餉銀各營餉銀不為分給

各營軍馬絕糧累月衆南人又從而和之應泰

故詣經理經理不知應泰之意出張洪陽閣師

所貽小帖小帖所言大槩島山之戰經理頗有功張公欲周全于中彌縫闕失俾得裒

賞云經理以是誇詡以示之應泰見而退遂構疏奏察并

及張公通同欺悞之狀是年六月經理罷去公

有俠氣遇事敢為性又疎宕不拘小節持身峻

潔諸將不敢干以私於我國土物一無所取如

刀柄之微亦不持去然謀不鎮密又欠慈恕軍

情不附過親李如梅取怨於南將竟以是罷去

其在京城軍兵有侵擾者雖幼童婦女往訴輒
為伸理重棍其人以此各營兵不敢爭奪我民
之物及其還也都城士民老少男婦俱號哭於
郊外攀轅不忍捨為立碑思之

萬經理世德彌震澤山西太原府偏頭所人中

隆慶五年辛未科三甲進士累官為海防巡撫

戊戌代楊公鎬為經理十月渡江聞三路之賊

俱已卷回急差官持諭賊文馳往軍前使若賊

見諭文而退去者然因上本自矜人皆笑之

經理眇一目貌寢諸將皆易之軍門引還仍留

京城就衙門內列坐各匠打造銅鑰器皿大小
刀劍燭盤等物不記其數多致刷馬運送於左
左又出雜物悉買人參銀子累千斤以糯米大
米盛於木橫馱載絡驛至造石臼重千斤載船
以去且無號令不戢軍兵任其作拿民甚苦之
其於施措軍務之際悉委於汪世鍾等數三相
公閒閤養病而已庚子夏病瘧瘍幾死復甦是年
秋卧橋回去陞為薊遼軍門壬寅秋卒

周御史維翰號韜宇直隸河間府阜城縣人中
庚辰科三甲進士除監察御史壬辰巡撫遼東

癸巳以禦倭監軍出來到平壤回去性簡重不
喜與我國人相接還到義州始與接伴使相見
然御下甚嚴諸將咸憚之

陳御史效字忠甫號岷麓四川成都府井研縣
人中庚辰科三甲進士除監察御史與徐成楚
等主張東事丁酉冬以查勘東征功罪出來丁
酉十二月過江到定州聞楊經理圍島山分遣
千總歐陽昭李鳶等督戰于諸路遂兼程馳進
以戊戌正月戾京島山兵退無以驗功三月還
義州五月還道東監試武舉九月還出來十月

庚京十一月南下到新寧縣聞釜倭遁去與給事中徐觀瀾資畫主事丁應泰相先後行遍巡島山釜山星州南原全州等各營駐軍處正月還京與軍門邢玠以下諸衙門行驗功宴二月二十二日暴卒 朝廷贈光祿寺卿蔭子一人御史醇厚有風度為文善行文四六接人有誠事苟可以利我國者凡有稟請無不曲意從之但喜酒常夜飲東下未免縱弛而自處清簡無一物要索身死之後行李蕭然其後顧太史崔行人奉使來令立祠設祭其文曰自倭寇之發

難也毒方肆于東國魄大懾于

天威陰用偽親忽滋異議中雖改轍旋復多端賴

密勿

聖明遠邁唐宗之獨斷宰衡忠蓋實同裴相之苦

心大司寇蕭公

蕭公名大亨以刑部尚書署兵部事力主東征之事邢楊之被

丁叅也并蕭公勅之

見敵情于萬里之遙資石畫于一堂

之上決意殲之而元老邢公猷深指縱中丞萬

公謀共始終水陸互攻妖氛悉蕩乃其力持異

同之際以竟內外賢良之志者則公之力也大

功甫就元躬溘然子在岷峨聞訃慟絕一門忠

孝古今罕焉雖已追廢于廟廊尤宜永祀于茲土基宇初創敬奠一觴觀此則陳之主張東事之實可見祠在鑄字洞上端倉卒只構一洫隣人盡撤取材瓦只今但留墻壁未知牌位落在何所

徐給事觀瀾號涵碧山西澤州人中萬曆十七年己丑科三甲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戊戌年丁應泰參楊經理

天朝遣公查驗軍額存亡且勘會軍功九月出來十一月下慶尚道巡視四路軍兵己亥正月還

到京城回去給事與應泰甚親承

命東來應泰喜甚百般搆捏期於必陷我國而後

已給事若不聞者到軍前從容驗問據實具奏

經理由是得保無他墮還王京有人貼榜於

閔王廟數應泰之罪并及於給事

時許遊擊與丁應泰構怨或言許遊擊使管下人貼榜數其貪虐殘傷之事并及於給事之信聽應泰為可駭伴為我國人

所書應泰疑我國人所為恐動給事給事詢之

即日西還已而言者劾應泰且論給事聽應泰

之言查勘失宜

帝命給事回朝而以禮科給事中楊應文代之給

事性溫雅待人甚恭謹接話之際和氣可掬持
身清簡無一毫需索之物我國時致禮物一無
所受每用尸讀書衙門寂然御下甚寬然下輩
不敢違越犯禁初與應泰朝暮過從南下西歸
皆與之同行我國慮給事信聽其言被誣之事
或不見直及見其上本則我國被誣之情應
恭搆訴之狀一一分析無遺舉國咸服其明
楊給事應文彌鳳釐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中
已丑科三甲進士選禮科右給事中戊戌代徐
給事來勘軍功仍陞刑科都給事中己亥三

月到江上聞軍門以下皆回來董郎中且言地
方殘破之狀因留待其至己酉邢軍門通書以
為本國物力方屈已而之諸將還會王京則
將無以支撐門下人皆勸前往京城則給事頓
蹙曰東土殘矣忍再擾乎况軍門提督皆將來
會耶遂無東意閏四月初一日渡江到義州諸
衙門競送禮物軍門經理外皆却不受諸提督
納謁皆不接一日劉綎來到中門給事將出使
人唱曰今日與邢萬二爺相會議事異日可來
矣綎奔避于陰廊下脅息不敢出各衙門使人

探聽於門下官給事知而痛戢之衙門洵如性
簡重有斷不服華彩望之凜然有諫官風采凡
將官所持傘蓋皆極鮮明給事於過江之初獨
以弊傘自隨酒量甚大或獨飲至醉若在宴席
則只啜數甌而已我國禮物俱不受曰非不知
盛意纔入地方不曾相會先受禮物未可也朝
夕所供只數尾魚數品菜此外絕無需索查勘
之日與軍門經理會于統軍亭諸將爭進訟功
譁然給事凝坐不動曰到渣陽當

上勘本未知其究如何也給事以義州供億之煩

回住遼東敘功

上本其回渡江也直就舡上提督以下諸將禮于
江上給事下轎一揖登舟而去

薛行人藩號仰屏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人已丑
科三甲進士壬辰六月奉

勅來到義州回去不能載下臨去之日管下人捲
取龍灣館所鋪地衣而去盤中錡筋亦并取去
視之莫敢禁

司行人憲號晉臺河南府睢州人丙戌科三甲
進士癸巳冬奉

勅出來性躁暴鞭撻下人甚殘下人皆怨苦之我國致細端紙筆於管下人憲聞之悉令取來擇其品好者自占而其餘則盡給其所厚人其在京城聚鐵匠打造銅鑰匙甚多造大燭臺十六雙公然載於車而去自前

詔使之來每與

殿下分東西而坐客東主西行之二百年至司憲則自謂久在行人司而知禮每自據北坐而坐殿下於南曰

天朝屬國禮所當然雖

天朝將官聞之者無不恠嘆其在途不乘轎跨馬而馳半途捨馬步走十餘里管下負役及我國伺候官吏俱不能及行到廣寧都御史韓取善邀與相見馳過不肯見取善發怒初憲之東來也取善差其管下人鐵萬照陪憲而行沿途待萬照甚薄且奪其禮物萬照銜怨入骨至是書以憲狼藉狀告之取善

上本劾其奉使無狀贖貨外國之罪革職回家慙憤而卒

韓布政取善號惺菴山東濟南府淄川縣人中
萬曆五年丁丑科二甲進士累官為山西右布
政壬辰以監軍出來到京城回去癸巳陞為遼
東巡撫布政到我國無擾害之事持身甚簡初
司憲奉使無狀之罪憲以是落職去又上本請
速運山東糧米以濟軍餉顧經略方主和議執
不許

蕭按察應宮號觀復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中
甲戌科二甲進士丁酉以按察使來為人輕詆
無禮蔑待我國人如奴隸少有違悞則必發詬

怒謾三跳擲常在

上前袒衣與麻提督象戲呼叫略不憚時沈惟敬以主和之罪被拿去厚納銀幣於應官冀其申救應官招我國陪臣謂之曰惟敬於你國前後宣力甚多不可不上本救解况伊賊氣挫而退若使惟敬往諭行長則可不戰而自退已而遼東巡按劾其庇護惟敬力主和議之罪削職充軍

王忝政士琦字圭叔號豐嶼浙江台州府臨海縣人中萬曆十一年癸未科二甲進士戊戌以

西路監軍出來六月到京城八月十九日下全州全羅一帶即所謂西路也劉綎漢土官兵及陳璘舟師皆轄焉九月初六日以面議軍務還京與軍門相會本月二十六日進駐南原龍頭山督諸軍進兵一面催運糧餉十一月初六日劉綎自順天曳橋不意左次將至南原頭營王之翰及中營司懋官先到龍頭營近地忝政聞之令旗牌官捉來梟示二將納賂遁歸劉綎聞之止衆軍於順天故城不敢回忝政親自馳往見劉綎於瀑水津上時邢軍門欲圍住行長於

曳橋先以舟師往擊南海之賊覆其巢穴斷賊歸路令叅政相機進止叅政與劉綎議其便否綎恐軍孤勢分且忌陳璘獨成大功力言其不可之狀叅政乃止及行長拔營遁去叅政隨劉綎入遍觀營壘留一日回南原初綎之退師也叅政怒其不稟而退將親往決治其罪綎先使人厚賂之叅政由是與綎交歡不問其狀十二月以查覈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等喪師之罪向星州月晦回全州正月還京城四月回到義州陞河南按察使去叅政侍郎宗沐之子家饒

於財自奉甚奢喜酒好禪佛嘗往伽椰山海印寺見佛像無數頂禮又招僧惟正求佛經四五件以去善於伺候凡文武各衙門奔走迎接無虛日私帶銀貨贈遺無算諸將答禮又過之能書學趙松雪體

張布政登雲號浩字山東兗州府慶陽縣人中辛未科二甲進士丁酉以遼海叅議出來及蕭應官至留代而去性醇謹待人甚恭然律已不簡多受將官賄賂以去

梁按察祖齡號景泉四川成都府溫江縣人中萬

曆十四年丙戌科三甲進士丁酉以分守參議
調海防軍務往來慶尚道嚴束下輩地方蒙其
惠諸衙門爭相賂遺按察獨不為之性簡重不
事求請然信任中軍劉天秩頗有弊端而於賓
主禮際亦甚簡倨且中路敗軍之後凡諸將失
律者按察以監軍一無所問人以是少之

杜監軍潛字孔昭號見田山東東昌府高唐州
人中庚辰科三甲進士戊戌以監軍按察副使
出來持身簡約處事明核但性急刑杖過酷時
萬經理留京城廣聚土產監軍則禮物外一切

不受衙門下人亦不敢違法

徐監軍中素號玉淵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人中
乙未二甲進士戊戌四月以貧畫主事出來陞
東路監軍按察僉事性浮躁日事鞭扑多率棍
徒以來貽弊甚多六月聞父喪略不行素緩緩
回到平壤潛乞於邢軍門以圖起復軍門不聽
帶來江西人葛承祖乃閣老張位之姪子厚給
銀幣星夜馳送於

帝京令圖起復而中素徘徊於平壤義州之間承
祖倍日馳進張公不許中素不得已過江去其

後以乾沒餉銀革職為民

楊貞外位號錦溪河南汝寧府人中庚辰科三甲進士丁酉以貧畫出來行到定州聞陞寧前兵備僉事回去

董郎中漢儒號誼臺直隸大名府開州人中己丑科二甲進士丁酉九月以管理糧餉出來為人謹飭溫雅又無矯情之事我國所送禮物受而不辭此外則更不求索絕無弊端涖職詳慎轉輸之際務從便宜深知我國情形憫其殘破苟利於我國所稟無不曲從且自奉簡約推以律

下雖軍門察院諸衙門軍兵下隸莫敢犯禁己亥四月陞開原兵備去義州人至今思之

劉貞外黃裳字玄子號太景河南汝寧府光州人中丙戌科二甲進士壬辰年以貧畫貞外出來為人鹿暴不類文士行到定州怒供帳之不精潔叫下人拋棄卓面於階下其標下人怙倚作挈所過州邑不堪其苦其在義州聞收復平壤星夜馳進軍前其後上本言東事其中一款乃稱李如松克復平壤之日臣實同往親見云其敢于欺罔如此且請令天朝及我國人開

互市于對馬島以結倭奴之心其言之謬妄如此類其外得前撰輿地勝覽其中有三浦住倭之說出示於提督李如松及三協將楊元李如柏張世爵等同辭告諸經略至於經略上本以為釜山未撤之倭乃原住倭戶也兵部錯信其說至請科官許弘綱往釜山查驗弘綱行到遼陽地方聞賊兵未退方知倭戶之說為誣上本回去又自製釜山銘文甚詰屈言倭賊已退

天兵直到釜山海上以自誇大云其字畫法右軍聖教序且能詩後被言官劾其乾沒餉銀之罪

革職回家慙憤而卒

袁主事黃字坤儀號了凡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中丙戌科三甲進士授寶坻知縣上薊門條議言邊事執政疑其有才以資畫主事超用主事為學溺於禪教所著書皆大言佛事至以南無某佛稱之非如王陸改頭換面之學而直是祖師談禪也及到我國項下恒繫水精念珠入館舍則齋素潔掃念呪拜佛行到嘉平館道上逢僧人下轎揖之將項下珠換僧之珠以去然能檢東下人一路館站各置標下一差官禁其作弊

在義州聞李提督克復平壤後劉負外數日數
向軍前請錄其標下人於紀功中提督以題本
已去難之主事因言提督克城斬朝鮮人首級
冒稱倭頭因棄其屍於舍毬門外指稱倭賊屍
軀提督指天而誓明其不然因相與詬詰提督
不獲已取還題本追錄主事標下官人等名以
送遂與之相失未幾被言官劾論其左道惑民
之罪革職回去人或謂提督馳人囑於言官而
有此劾云主事在定州時與領議政崔興源講
話末云中國經書舊日皆宗朱元晦說近來道

學大明漸不宗朱矣興源答曰朱子則無間然
矣主事頽然不悅翊日移咨言 欽差某官為
闡明學術事其中舉論益學庸注䟽處段段破
其章句累數萬言悉怪誕不經初主事送馮仲
纓于安邊清正營中欲出二 王子不果而還
主事回北京盛言倭賊可和之狀 中朝薦紳
聞而和之至今朝議猶欲媾好者實主事發端
云

艾主事維新號時字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人中
丙戌三甲進士壬辰以戶部主事未管糧餉

苛刻過江之初張都司私謂詳官曰主事即賊
屍頭你因宜以賂物得其歡心時出來 天將
體面尚截然不敢私相賂遺故主事怒其無贈
托以催運不及期杖檢察使金應南戶曹各判
閔汝慶杖使黃楚及其回日盡裂地衣布帳包
其行裝而去

賈主事維翰字無眉號知白直隸順天府遵化
縣人中癸未科二甲進士癸巳春以兵部主事
查驗軍功于江上因勞軍于安州即回丙申陞
郎中以罪為民己亥以原官佐經理幕畫工詩

善書別無勾管之事所統下人皆烏合故到處
作拿主事不能禁斷

丁主事應泰號衡岳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中
癸未科三甲進士選為給事中與時相有失上
本極詆遂降山西按察照磨丁酉以贄畫出來
性甚兇險又善鈎距人過失邪軍門待之甚敬
聞主事至則必畫屏去文書勅下人勿以閑事
相閱整衣冠迎於門外主事對坐魁岸自若軍
門嚴憚之必擇言而發蓋以丁之兇忮恐陷其
術中而謬為恭敬如此島山之役南人多怨經

理周陞最親於主事誣毀經理無所不至主事素不快於經理遂上本劾之經理因此罷去時我國遣李元翼賫奏嶺南主事時自遼東再會勘事出來值於江上欲攔阻其行元翼已過去不及止要見奏本謄寫以示則主事覽之藏怒于中到龍灣館招差備通事尹禎以小紙書海東略書四字示之曰此何書耶禎不之知問於接伴使白惟咸惟咸置而不答所謂海東略書者即故議政申叔舟奉使日本時錄海東諸國風俗道里遠近山川險易且記我國交鄰始

末為海東諸國記一卷後人有略節為海東記略主事曾在京城得此書及見我國極救經理因出構陷之計遂以此書為奇貨上本誣奏我國通倭奸欺之狀賴

天子明聖獲無他憂也應泰百般構捏於徐給事給事終不聽吏科都給事中趙完壁劾應泰誣陷我國削職去主事性暴戾且信管下之訟訟通州郡若有失迓之事則必絰繫守令歐辱乃已衙門下人恃其威勢作挐無極自壬辰以來經略提督以下諸衙門無面皮及刷馬捧價之

事主事初到龍川欲棍郡守都元亮郡人以細
端賂下人獲免到雲興館令加撥刷馬二十匹
倉卒未及辦又欲棍郡守吳定邦郡人又以細
端納其價於下人遂無事其後諸衙門皆踵此
習漸至濫觴至今東民被其擾害

韓同知初命字康侯號見愚山東萊州府掖縣
人已卯舉人戊戌以管理錢糧出來性甚倨傲
我國接待或有不及之事必詬怒曰我喫你國
銀子幾兩敢慢我耶且廣聚工匠打造銅鑰器
皿五色玉盞等物以玉工不即赴役發怒杖都

監郎廳我國人畏之甚於萬經理云

陶通判良性號養吾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人初
以監生隨宋經略出來其後任南昌府通判丁
酉刑軍門題請良性備知朝鮮事情移授永平府
以幹征倭軍餉云

詔從之及到我國專掌四路糧餉條理甚悉禁戢
下人頗嚴明管下家丁以至他陣軍役莫敢冒
禁作弊時大兵駐劄京城撤毀人家自通判入
京後設法嚴禁都城賴之

趙知縣如梅號肖嚴遼東鐵嶺衛人以舉人任

山西潞安府壺關縣知縣癸巳以管糧出來賊
退後隨提督入京城多聚我國銅器馱載以去
宋經略聞之即差官伺於江上果獲銅器五馱
移咨送還我國仍上本參楊允王承恩等罪狀
并及如梅與鄭文彬

奉

旨如梅文彬不叙他的功云丁酉住平壤管給
天兵糧料

沈通判思賢字邦達號沙川浙江紹興府餘姚
縣人以吏典出身曾任山西永寧府通判壬辰
年隨經略出來與沈惟敬入倭營丁酉冬隨陳

御史出來留京中管糧求索多端所經州郡皆苦
之

王通判君榮號惠泉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以
舉人原任通判壬辰隨經略出來專管各營餉
銀多減剋乾沒時經略移咨請我國東宮僚屬
與之講論遣文學柳夢寅黃慎司書李廷龜往
詣軍中經略令君榮相與講大學逐章各製疏
義一篇君榮性險將官等爭短我國則一一入
言於經略屢致詰責

王同知績吉陝西

人丙申年以禁

約據軍事出來多拿送逃軍後以管糧來駐黃海道

武臣以下各衙門行迹

李提督如松字 號仰城道東鐵嶺衙人或
言其先世即我國理山郡人其五代祖自理山
之禿魯江投入中國居于鐵嶺云父成樞積功
為遼東總兵官以累破獲奴策勲封寧遠伯加
太保兼太子太保弟如栢如樟如梅俱官總兵
都督僉事如楨掌錦衣衛事提督街道紳夫蘇
國賦韓宗功俱官都指揮使門戶之盛近代無
比提督深況有智略形貌魁梧征寧夏有功士

辰攻平壤克之仍進兵向京城汰以前捷謂倭易與與查大受等不待南兵以輕騎徑進遂敗於碧蹄僅得免自後懲創太甚無勦賊之意賊棄京城去亦不肯進兵追殺倡為和議以詭經略及到遼東上本謂倭情不可測必須征勦云其後言官追論講和之罪經略以下多革職去而提督獨以是免以平壤之功陞為太子太保左都督戊戌年為遼東總兵追捷虜被伏殺而致提督到我國能禁戢士卒勿得侵擾且無需索之事人甚安之

董提督一元字

號少山宣府前衛人以邊

功累官左都督太子太保丁酉來屬軍門聽用戊戌領中路兵進勦泗川之賊兵敗回提督為人怯懦無膽勇不解用兵泗川之役欲以擊虜之法攻倭迄至敗績

麻提督貴字

號少川大同右衛人其先回

回人生長邊上屢與虜戰用兵務持重雖不大勝亦無大敗島山之役賊堅守不下我兵多傷於砲丸提督請開一面使賊得有遁歸之路而設伏於要地以邀之則可以勦滅經理不聽後

竟無功提督律身頗簡所經地方無貽害之事
時賊通書於他大將率皆容受提督則不肯折
見清正屢貽書輒令焚之曰 朝廷欲令倭賊
講和則一能言之士足矣何用我輩領十萬衆
來此耶所寓館舍亦不修飾但狎近倡婦往來
嶺南也必輜載而行人以是少之

劉提督綖字子紳號省吾江西南昌府洪都縣
人初以癸巳年出來久住八苕縣性機警多權
詐外自巧飾自奉甚約能禁戢軍卒時經大兵
年甚歉民多饑色提督設法令軍中有餘米者

悉質賣於鮮民以資其食民賴而得活者衆人甚
思之戊戌以西路提督出來驕亢頗甚大言曰
當不使伊賊隻輪得返也逮到南原便生退避
之計本情盡露及圍曳橋也曠日持久無意進
戰或作雲梯或造樓車日以斬伐竹木為事軍
民疲困不堪其苦且忌陳璘之成功不肯進攻
督輸船材造舟於陣下佯為助戰之狀一日綖
督令我國納犒軍牛巡察使黃慎歛運糧民牛六
十餘頭以納之綖別定差官屠殺無遺盡以質
銀於軍中暨行長之道歸也以金字大書西路

大捷四字於旗上飛報軍門仍聚鐵匠於南原
打造刀鎗一如倭制且乞首級及倭衣器械於
都元帥權慄以為獻捷之資及回京城盛陳首
級器物於軍前以自誇功

陳都督璘字朝爵號龍崖廣東羅定州東安縣人
戊戌領水軍出來為人樸直善戰露梁之捷為
西路最然性殘暴所過州郡守令無不被拿棍者
露梁之戰行長與劉陳講和劉處約送首級二
千陳處約送首級千然後許其放回都督曰加我
一千可以如約行長連日餽以金銀錦綺無筭

都督悉受之一日行長使人乞曰有壻郎在南
海欲邀與計事請出一船以招之李舜臣曰此
賊非邀其壻乃請援兵決不可許都督不聽十
八日出送一小船坐倭八人二十二日夜舜臣曰
倭船出去已四日援兵當至我船先守留俟則
彼無能為都督從之四更出船至洋外則賊救已
至合擊大破之行長望見援兵之敗先遁當時
若不相機急擊則賊船大至合攻舟師而行長
則欲與劉縱決戰賴都督聽舜臣之策迄至成
功及舜臣之亡都督哭之慟賻贈甚厚來途入

哭靈柩於牙山吊其妻子而去

李提督承勳字錫庸號景山浙江處州衛人以善後事留京城別無大段擾害待

上甚敬其自南方回也

上出迎于漢江

駕還之時其手下軍兵皆下馬致恭蓋出於提督

分付云然廣聚工匠多造刀子銅器以去

楊副總元號菊崖定遠左衛人總兵官右都督曰畏之于初以宋經略中軍移授中協副將經略常言他將於我或有所抵諱楊元則當不我

欺蓋以嘗為標下中軍而親信之也及碧蹄之敗乃以為提督兵敗為賊所躡始不免我整衆而進賊見我兵乃退去經略即上本以為若非楊元領兵赴救如松幾不免廟口云楊元當如松敗回之日其宗寧亦來回軍到三十里地始與元軍相值以此與如松相失力辨於經略經略阿如松意上本勅元冒支安家銀子革職閑住丁酉年領馬兵出來當駐忠州以地方殘破厭之與吳惟忠接任南原七月賊三面攻之元獨率百餘騎潰圍而出以城陷軍敗之罪繫于

道獄梟首傳示于軍前

李總兵如栢字 號肖城如松之弟也平壤克復之後提督將要進兵馬運軍器砲具為恢復 王京之計如栢苦止之凡馬兵自開京累次退往黃州疲困不堪戰用軍器火具搬運去來之勞皆如栢謔之也提督回至平壤一日議軍事屬聲責如栢口耽閣大事至今不得成功皆出於汝此雖是我聽汝言之過而謔我之罪汝實有焉性甚凌侮人對我國人暴揚我國之短誣捏虛辭至有不忍聞者該陞貴州總兵

張副總世爵號鎮山廣東右衛人性亢與楊元不協在定州一日與元爭論奮拳擊元元手搏之踣地且其誣捏我國之言甚於李如栢

王中軍承恩大寧前衛人以經略中軍出來以私賣戰用太僕寺官馬三十疋乾沒入已經略上本叅之革職去

查副總大受

鐵嶺衛人以李寧遠親丁

披身壬辰以衛護

行宮領兵三千久駐江上貽弊甚多其後葛逢夏繼至貽弊與查相等義州人稱查葛碧蹄之役

以先鋒斬百餘級于彌勒院坪提督聞之輕進
遂敗績回到東八站病死
佟總兵養正字子忠號蒙泉遼東衛人庚辰科
武進士廣寧總兵登之子也壬辰之初出大兵
也以寬奠副總兵來駐義州甚久清慎自將凡
天朝將官自其地方應供之員則凡百饌品酒肴
器皿以至薪炭皆自其鎮取用一毫不煩我國
且絕無需索之事宋經略初渡江令中軍王承
恩偕養正往審鐵山海岸可設烟臺之處行到
鐵山承恩求我國席子郡人以花席各一葉分

呈則養正却不受後隨劉員外到定州客館聞
員外在東軒怒供帳不鮮拋棄饌卓力不能止
以頓足而已即托以官事告辭馳還經過谷站
不令進飯只吃兩持乾餅達夜而行朔日即還
本鎮後陞神機左副將以軍機失宜事革職丁
酉以納米贖罪事出來我國服其清德為備大
米百五十石以給之悉以銀子計其價而還之
任副總自強字体乾癯冠山大同陽和衛人曾
任昌平鎮守

李副總平胡穉人年七歲骨骼甚壯李寧遠見

而異之收養為己子驍勇絕人力能舉二百斤提督出入戰陣必與之偕

王副總有翼

號心兩河南鄆陵籍鐵嶺

衛人

孫副總守廉

號杏村鐵嶺衛人李提督

景與之親平壤之戰不離於提督左右

王副總維貞三萬衛人李提督妹夫

祖副總承訓

號雙泉寧遠衛人家世業

農承訓善騎射有膽略初為李寧遠家丁時虜中有驍將善用雙刀重各五十斤長十尺揮

而突陣泉莫敢當承訓造雙刀長各十二尺習用甚熟然後與之相角卒以其臂而生獲以獻由此知名累功為副總兵壬辰七月出來與史儒敗於平壤革職及再攻平壤與葛逢夏俱為先鋒力戰有功仍再任遼陽協守旋以罪革職丁酉邢軍門以立功官擬置標下遂與中軍高策南征島山把守箭灘夜半率敢死士二十人潛入西生浦拔吊橋上牌子而回及退軍楊經理送于星州以遏焚掠之賊其年秋李如松戰歿以遼陽無宿將軍門召還甚急馳到京城經

理以虜騎已退不許西歸領遵化步兵七千隨董一亢南征泗川諸軍失利承訓獨能軍而領兵賴不折承訓技身行伍其勇敢善戰老而猶烈御衆寬簡頗得士心且不需索然不識一字過飲酒時發怒

高中軍策

號對庭山西天城衛人壬辰

以遊擊出來丁酉以軍門中軍為中協大將率五千兵赴島山之役為人簡潔紀律嚴明標下軍兵如有掠奪民間財物者則重棍而還其主下營之處痛戢其兵俾不得寄宿民家管下人

以己意擅改帳幕圍排之木乃謂貽弊我國杖之至於禮單刷馬一切不領所過晏如

李副總如梅號方城如栢之弟楊經理景與之親性驕倨待人甚慢喜女色貽弊甚多島山之役經理聽如梅之言不合衆急攻以至無功

吳副總惟忠號雲峰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平壤之戰麾其軍先登城中尤猶力戰不衰功當第一而提督右北將抑置下列癸巳九月同駱尚志谷燧等連營在慶州惟忠與賊戰於安康縣兵敗多死傷惟忠曰吾恨不聽老将之言以

至於敗蓋其時尚志戒勿輕戰故也丁酉來駐
忠州性清嚴與士卒同甘苦前後出來將官無
不剋減餉銀而獨無所取在嶺南多露處野中接
伴使尹洞勸入解舍則士卒暴露甚苦吾豈可
獨安於館宇耶以故能得軍心弭令明肅所過
不折一草雖芟菜之微必出其價而買之嶺南
一路皆立碑頌之公路之民避大兵於山上聞
吳軍之來則必下來盡力供頓陳御史效知其
才可堪大將欲薦陞提督門下人知之謂惟忠
標下官曰以副將陞提督該受五百兩銀子然

總兵清白千把總等銀二百兩與我則事可易
成千把總輩方收合銀子惟忠招中軍梁守忠
責之曰我若從此徑作官則為大將固已久矣
今豈可為此耶遂止經理素不喜南將而所領
皆北人故島山之役送高策及惟忠于迂路二
軍由箭灘進駐於城外五里許禁不許進是日
城不得破高策使人稟於經理欲合兵急攻經
理怒曰無大將令而敢來相擾耶即割耳送之
蓋經理以昨日之勝謂賊易攻欲專其功而然也
累日城不拔乃令惟忠當其險要處軍死傷甚

衆不能克經理執此為咎上本勅降職及回見
路上頌吳碑則必冷笑之惟忠知其意一向退
避不敢見經理甚至自

上欲接見於所館輒托故避之蓋恐經理知之也

李副總寧

鐵嶺衛人李寧遠家丁其勇

力與祖承訓齊名積戰功至副總兵戊戌擊賊
於居昌地猝遇伏賊中鎗而卒

李副總芳春字應時號晴岡直隸大名府平虜
衛人為人豪宕不拘小節美風度善談論長於
騎射行軍之際道過魯家則輒擡身馳射必獲

乃已待士卒以信賞不啻時摩下愛之久在兩
南絕無微索之弊性喜色所至必勸倡婦丁
百出山之役

天兵逼賊外城諸將不肯先登芳春密令家丁持
黃繖登城暨之諸將兵一時俱登斬獲甚多芳
春手下所斬亦百餘級芳春言於經理曰勦倭
在急不在緩請合衆急擊之經理與李如梅相
議曰清正在我掌握欲生擒則生擒欲殺則
殺死不用其計芳春甚恨之及軍退經理抑芳
春先登之功不以聞仍留芳春于安東芳春嚴飭軍

丁不許侵擾招集散民勸勉耕種令軍兵各造
房屋勿令占奪入舍廣設屯田軍民相安時零
賊出沒於近境芳春抄送精騎設伏遮遏前後
斬獲五十餘級四月經理檄芳春及牛伯英往
住南原芳春始至南原廨舍畫為煨燼城內外
白骨山積即役其軍坎埋之運材作公館以居
之其後

天將之來必止于此曳橋之戰芳春由樂安進兵
斬十餘級時劉縱圍賊旬餘略無進攻之意而
芳春及牛伯英勸其勿與戰及回住富有倉接

伴使權愷問曰劉爺久留于此終欲何為更欲
進戰乎芳春秘不肯言曰當有別樣處置後數
日見芳春於卓面積紋段甚多令管家看品擇
其好否愷退見相公吳鎮問之鎮曰劉爺與行
長約和信使逐日往來劉爺密令各營將官收
合彩段二百疋白金一百兩假作總兵遊擊各
一員往質於倭中以要撤回此紋段該用於此
者未幾行長果撤兵去

吳副總廣號少武廣東韶州府英德縣人曳橋
之役先進城外提督不督戰兵倦而敗性剛戾

待其下甚殘嘗以刷馬不備拘京畿監司金信
元於空舍達夜不放劉提督差人往諭乃解
曹副總希彬字子厚號南懷四川成都後衛人
與劉縱最親信凡事必與之計別無貽弊之事
解副總生字文英號順泉宣府前衛人驍勇善
戰兩領皆捷子戰每為先鋒鈴束管下甚嚴性
且恭謹待

上極致其敬自稱親隸誤蒙

國恩抗禮於千乘之君豈敢當此厚禮耶每飲必
俯伏畫爵拜起甚恭一不致帖干請

鄧副總子龍

人年過七十手足俱不仁

且耳聾露梁之戰火發其船為賊所殺嘗譏陳
都督進退必從李舜臣之言曰若此則乃都督
為舜臣副將也及死都督曰此人老衰本不當
出來今雖死又誰咎乎

楊副總五典廣寧右衛人壬辰五月以撫鎮分
付與原任叅將張奇功出來義州探審我國事
情牌文內有差送智勇將官二員探審事情等
語即回去丁酉隨邢軍門出來

戴中軍延春號少泉陝西寧羌衛人為平善

別無侵擾之弊

彭中軍友德彖

人溺於我國娼婦

從其言一日娼求席子責都監辦給不即備納大怒杖其通事金承德幾死然廢於經理不敢太濫

俞中軍尚德號左川宣府前衛人初隨萬經理出來沿路無求索之弊到京城以中軍陞副總兵已亥先去

張副總榜號

浙江

人所率皆浙兵剽

悍總兵不能制時餉銀到平壤其兵圍住不放因

要俵給經理命臬一人乃定

郭叅將夢徵號思齋廣寧前衛人壬辰以立功隨祖承訓出來目不知書行到控江亭見我國定州人呈文不能解見王守官從旁解之乃倩守官回答之

趙叅將之牧

楊叅將紹先前屯衛人總兵官照之姪紹勳之弟為人勇敢善戰

張叅將應种

駱叅將尚志號雲谷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也

膂力絕人能舉千斤號駱千斤雖曰南將目不
知書平壤之戰尚志先從城南將登賊從陣上
滾巨石中其腹拒其石投於地奮身直上賊披
靡諸軍從之遂陷城還到鴨江奪我國馱載刷
牛三十餘頭而去行到山海關不得以牛過關
賤直賣之

張參將奇功

遼東人壬辰五月偕楊五

典出來仍留義州與沈惟敬結為兄弟聞惟敬
與行長相見於芥山院而惟敬即送還行長頓
足曰相見之際若伏兵拿獲行長則不勞用兵

可以得志而失此機會極可惜蓋不知沈之原
主於和而無意擒獲行長故也

陳參將邦哲

王參將國棟諸忠菴陝西延安府終德衛人性
甚倨

上再幸所館處俱不出接在嶺南到處折辱守宰

楊參將紹祖號一峰前屯衛人紹先之弟

盧參將繼忠號仰雲浙江處州衛人

楊參將登山字愷明宣府懷安衛人勇敢善戰

戰每為先鋒終不戢軍卒隨麻提督在安東標

下馬兵散搶民間人甚苦之

李參將寧字以德號南園大同陽和衛人
沈參將棟號對樓大同威遠衛人初以原任聽
用代領陳愚衷軍往來嶺南時求土物又剋餉
米質銀而去

龐參將渤初以立功官隨軍門出來仍為麻提
督旗鼓頭首

孫參將邦禧隨萬經理出來代俞尚德為中軍陞副
總兵性甚汎濫依憑經理作威作孽無已都監
待之加於諸將官一日杜監軍夜役拿取中軍

盤膳中菜蔬數目較之於本衙門則其名目之
多倍於監軍所需遂告于監軍時萬經理則需
求無已監軍雖

天將自相送禮亦皆不受故於我國則飯食之外
無一物需索至是監軍重棍該吏邦禧極嚴猛
所徵索少不滿慾則鞭扑狼藉都監下人奔走
應命之不暇雖稀貴難得之物不淹時刻必措
納乃已嘗以銀一兩質白苧布五疋該曹不得
准備以白苧三匹備納而還其銀子則并與銀
苧而出給之多求鏡面紙及好品花席箭竹魚

膠牛筋黑角樺皮銀裝刀子鋼鐵等物無有紀
極聞我國多產人參告于經理分遣差官於諸
道多數採辦納于經理分其半為入己之資經
理性寬緩無紀律許多門下將官無所顧忌且
以歸期不遠各有求請徵索百端以銀子少許
討出十倍價重之物不如意則即儵被辱色吏
受棍其中邦禧尤甚一日以刀鞘所用羚羊角
不為措備之故酷杖經理差備譯官宋業男經
理亦不敢詰經理聞端川產五色玉石差人往
採作酒罍盞臺等物工役甚鉅時 國有內喪

當造玉冊玉工盡入於衙門接伴使令譯官周
旋僅得一名出來邦禧奪之拘於所館雕造玉
罍累日不許出下吏賂以重貨乃放及回馱載
之數倍於經理沿途州郡守令無不被其折辱

